

後漢書

天文 五行

十

後漢書

十一

後漢書志第十二

劉

注補

天文下

桓三十八
獻九

靈二十
隕石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賀星
 二年二月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
 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
 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鎮星犯輿鬼
 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
 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輿鬼為死
 喪質星為戮臣入太微為亂臣鎮星犯輿鬼



後漢書志第十二

劉

注補

天文下

桓三十八

靈二十
隕石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賀星

二年二月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

巳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

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巳亥鎮星犯輿鬼

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

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輿鬼為死

喪賀星為戮臣入太微為亂臣鎮星犯輿鬼



爲喪彗星見天市中爲質貴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梁冀益驕亂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爲南頓侯後四歲梁皇后崩梁冀被誅猛立爲皇后恩寵甚盛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

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鎮星爲貴臣

妃后逆行爲匿謀辰星入太微爲大水一曰

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熒

惑留入太微中又爲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

月己酉晝有流星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

惑犯歲星爲姦臣謀大將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

爲水爲兵爲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

星爲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

中爲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
星爲大臣後二年四月懿獻皇后以憂死大
將軍梁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議郎邴尊又
欲殺鄧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襄城
君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
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賀星五月
辛酉客星在營室相頌行生芒長五尺所至
心一度轉爲彗熒惑犯輿鬼賀星大臣有戮

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坐蠻夷賊攻
盜郡縣取財物一億以上入府取銅虎符肅
背敵走不救城郭又監黎陽謁者燕喬坐賊
重泉令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
宋謙坐贓下獄死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爲
大喪後四年鄧后以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
盛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
惑犯輿鬼賀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

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
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犯歲星爲
兵熒惑妃賀星有戮臣歲星妃軒轅爲女主
憂太白犯房北星爲後宮其八年二月太僕
南鄉侯左勝以罪賜死勝弟中常侍上蔡侯
惲北鄉侯黨皆自殺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
道廢遷于祠官死宗親侍中泚陽侯鄧康河
南尹鄧萬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鄉
侯鄧魯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昆

陽侯鄧統涪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繫暴室
萬曾死康等免官又荊州刺史芝交阯刺史
葛祗皆爲賊所拘略桂陽太守任胤背敵走
皆棄市熒惑犯輿鬼賀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賀星壬午熒惑
入太微右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
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
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
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輿

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月辛
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
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中
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太
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輿鬼質星有戮臣熒惑
入太微爲賊臣太白犯心前星爲兵喪歲星
入太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者歲星入守太
微五十日占爲人主太白熒惑入輿鬼皆爲
死喪又犯質星爲戮臣熒惑留太微中百一

日古爲人主太白晝見經天爲兵憂在大人
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
瑨皆坐殺無辜荆州刺史李隗爲賊所拘尚
書郎孟璫坐受金漏言皆棄市永康元年十
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
書令尹勲黃門令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
熒惑留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
犯西蕃南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

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八月太傅
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宦者其九月
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矯
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比景太白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
守爲兵亂斗爲吳其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
衆自稱大將軍昭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
無身赤色有光炤垣墻八月丙寅太白犯心

前星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占
曰文昌爲上將貴相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
後六年司徒劉群爲中常侍曹節所譖下獄
死白氣衝北斗爲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
旻丹陽太守陳寅攻盜賊苴康斬首數千級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
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
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
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爲貴使軒轅

爲內宮北斗魁主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斗
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元年
黃巾賊起上遣中郎將皇甫嵩朱雋等征之
斬首十餘萬級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
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張爲
周地彗星犯之爲兵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
擊黃巾賊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
三台下東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
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
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微爲亂臣是
時中常侍趙忠張讓郭勝孫璋等並爲姦亂
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宮車晏
駕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爲喪虛齊地明
年琅邪王據薨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
狀十餘日不見占曰國皇星爲內亂外內有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兵喪其後黃巾賊張角燒州郡朝廷遣將討
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宮車晏駕大將
軍何進令司隸校尉袁紹招募兵千餘人陰
跣雒陽城外竊呼并列牧董卓使將兵至京
都共誅中官對戰南北宮闕下死者數千人
燔燒宮室遷都西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呂
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旋兵攻長安公
卿百官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皆自
內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
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爲兵
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
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死者數千人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
食心後星占曰爲大喪後三年而靈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
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
索西南行入天市奎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宮

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爲貴人喪明年四月
宮車晏駕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
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
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
其宮射所謂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
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盡誅中官於省
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
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爲

諸黃門所殺己巳車騎將軍何苗爲進部曲
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
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王征伐四
方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開東北行入天市中
而滅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其
時上在長安後二年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
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紹軍爲曹公所破

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

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掃太微宮入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荆列分也時荆州牧劉表據荆州時益州從事周群以荆列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荆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周群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益列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張魯別據漢中韓遂據涼列宋建別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列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病死其

年秋璋失益列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
守帝坐百餘日占曰歲星入太微入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
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
妃太微鋒炎指帝坐占曰除舊布新之象也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
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
舒以為從高及下之象或以為庶人惟星隕

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
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後漢書志第十二

張

臬

同胡

大用

李

荆安

校正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blank or very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後漢書志第十三

劉 昭

注補

五行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訛言

雞禍

青眚

屋自壞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

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

周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刑郡辟請皆不應耽

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蜀亡魏徵不至並撰建武以來

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

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
圍諸侯不掩群過此則暴天物為不宿禽角
南有天子庫將軍騎官漢書音
義曰遊田馳騁不反官室
飲食不享鄭玄曰享
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
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
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畧也
注五行辨鄭玄曰皆出注大傳也漢書音義
曰無獻出入不節鄭玄曰角為天門房奪民
享之禮鄭玄曰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
農時農師計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
曰辰為農祥后鄭玄曰元為明廷
稷之所經緯也及有姦謀
出政則木不曲直鄭玄曰君行此五者為逆
之象鄭玄曰君行此五者為逆
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也無故生不
暢茂多折槁是為木不曲直木不曲直水火土謂

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
逆則祥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他變
異皆屬沴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
見適于天矣洪範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
以揉謂木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恭
是謂不肅鄭玄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厥
咎狂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方諸對
厥謂恒雨鄭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
冬作土功發地蒞則踰其節故常雨也管子曰
霖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則多淫雨厥極惡
孔安國曰醜陋時則有服妖鄭玄曰服時則有龜孽
曰醜陋鄭玄曰龜蟲之生於時則有雞禍鄭玄曰雞
水而游於春者屬木鄭玄曰雞

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微也至孽則牙孽也至乎禍則著矣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鄭玄曰病病也漢書音義曰若梁孝王之時牛足時則有青反出背上也此下欲伐上之禍

青青祥 鄭玄曰青木色也青生於此祥自外來也

惟金沴木 鄭玄曰沴也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沴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疢皆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時怪

說云氣之相傷 謂之沴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中之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為

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夕平且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日跌為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大傳又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玄曰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錢夏無過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爵賞棗傷伐五歲故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禁則蟲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草夭冬雷草才夏

落而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多騰蟻
蟲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
生故曰墓榭相望者亡國之釐也馳車充國
者追察之馬也羣羽朱飾者斬生之斧也五
采纂組者蕃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
不近能去此取彼則王道備也續漢書曰建
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
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
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
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
視聽思心之用治六事之揆以
致乎太平而消除轍軻孽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
子爲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
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

未下群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音案
劔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
等皆誅死唯音爲關內侯以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
勸使作亂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
後徙王廣陵荆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
莫不畏憲憲於是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
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田

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上以后故但譴勅
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
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憲兄
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
度至於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
滅門驅馳後遂誅滅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滂
雨傷稼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
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年雒

陽暴雨壞民廬舍
壓殺人傷害禾稼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滂雨傷稼方諸對
策曰雨
不持節妄
賞賜也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滂雨傷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滂雨傷稼是
時荒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鮮愁苦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滂雨傷稼按李傳陳
忠奏以為

王侯二千石為女使伯
榮獨拜車下柄在臣妾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荆豫兗冀部滎兩傷稼
六年冀州滎兩傷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
軍梁冀秉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宜冀又
擅殺議郎邴尊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
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與近臣中常
侍單超等圖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誅
滅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
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

軍竇武謀變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
朱瑀等共與中常侍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
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案武死
無兄弟

有兄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
節等共誣曰勃海王悝謀反其十月誅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
群臣大行尚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
尉袁紹等共謀欲誅廢中官下文陵畢中常

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者數千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
人衣繡擁髀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
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
始遂爲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隨馬髻
折要步齟齬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
者薄拭目下若啼處隨馬髻者作一邊

曰冀婦女又折不聊生髻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笑

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
爲京都欵然諸夏皆放効此近服妖也梁冀
二世上將婚嬖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
譴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
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
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
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
左右縱其姦慝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

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列郡賓客雜襲騰翥
上短下長與梁翼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
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為司隸校尉以次
誅鉏京都正清

臣昭案本傳寅誅左悺貶具
瑗雖剋折姦首群闇相蒙京

都未為
正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
漆畫五采為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
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
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

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鞞方笥為粧具
下士盡然時有識者竊言鞞方笥郡國讞篋
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
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
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讞於
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筮侯胡
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此服妖也其後

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
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
乘輜輶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
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
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
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
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

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
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
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踏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

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袁崧書曰

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人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

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求樂
賓客鴻都群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
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

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劭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贈亡人顯號加於頑凶印綬汗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為戎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身為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

飲食以為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風俗

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欄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欄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欄挽歌斯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

平也後還遂大亂袁崧曰禪位於魏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

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

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爲平陽侯女立爲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

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

也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爲太學

前疑所居

本傳楷書無前疑之言也

其門自壞文德將喪

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

金沴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

外東垣屋前後頓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

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

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

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潜潭巴

曰宮瓦自墮諸侯強陵主此皆小人顯位亂

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

皇后同父兄何進爲大將軍同母弟苗爲車

騎將軍兄弟並貴盛皆統兵在京都其後進

欲誅廢中官爲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殺兵

戰宮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

殺太師董卓夷三族袁崧曰李傕等攻破長安城害允等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

春李傕郭汜鬪長安中傕迫劫天子移置傕

塢盡燒宮殿城門官府民舍放兵寇鈔公卿

以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傕汜追上到曹陽虜

掠乘輿輜重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

田邠等數十人五行傳曰好攻戰鄭玄注曰

府攻戰輕百姓鄭玄注曰輕之者不重民命

之象飾城郭鄭玄注曰天街保塞孔塗道備保塞

也城郭之象也月侵邊境鄭玄注曰畢則金不從

革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西宮之政

器者也無故冶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

裂形是為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沴也洪範

曰從革作辛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
鑠也漢書音義曰言人君言不見從則金鐵
亦不從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言之不

從是謂不乂

鄭玄注曰乂治也君言不能治其事也

厥咎

僭

鄭玄曰君臣不

厥罰恒陽

鄭玄曰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

故常陽也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

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

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

極憂

鄭玄曰殺氣失

時則有詩妖

鄭玄曰詩

時則有介蟲之孽

鄭玄曰蝮蝮蝮蟬之類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犀金

時則有犬禍

鄭玄曰犬畜之以

時則有口舌

之病

鄭玄曰言

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介蟲劉歆傳以為毛蟲乂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

冀州民人流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為

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王事此不從而

僭也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東海魯國東

至京師民皆入城也

世祖建武

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陽

五

年夏旱京房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

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陰衆出過時茲

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
三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綠求妃茲謂僭其旱
三月六温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
旱萬物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
澤物枯為火所傷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旱冤
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又
云陰厭陽移君淫民惡陰精不舒陽偏不施
又云陽偏民怨徵也在所以感之者上奢則
求多求多則下竭下竭則饋君不仁管子曰
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儲
對策曰百姓苦士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
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
推其祥揆合於天圖之事情旱災可除夫旱

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德是時天下僭

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以無澤

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古今注曰建武六年
五月二十一年六月明帝永平元年五月八
年冬十一年八月十五年八月十八年三月

並早

章帝章和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

弟用事奢僭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夏維陽旱
四年夏元和元年春並旱案揚

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
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疏云
父旱孔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侍御
史孔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
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
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

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
御損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
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
即降轉拜黃門郎典東觀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寃囚和
帝幸雒陽寺錄囚徒理寃囚牧令下獄抵罪

行未還宮澍雨降古今注曰永元二年郡國
十四旱十五年丹陽郡國

二十二並旱或傷稼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
年郡國八旱分遣議郎請雨案本紀二年五
月旱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即日降雨六
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去旱得水無救

為災

永初六年夏旱古今注曰三年郡國
八四年五年夏並旱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三年夏旱特西羌寇亂
軍屯相繼連十餘年

六年夏旱古今注曰建光元年郡國四旱
延光元年郡國五金旱傷稼

順帝永建二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以為奢僭所致

也臣招案本紀元年二月京師旱郎顛傳人
君恩澤不施於民祿去公室臣下專權所
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
傷災天子親自露坐陽德殿東廂請雨

冲帝永嘉元年夏旱時冲帝幼崩太尉李固
勸太后及兄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
下賴之則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後不善
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幼欲久自專
遂立質帝八歲此不用德古今注曰本初元
年二月京師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並
受封寵踰節

延熹元年六月旱

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
利於下則致旱也不赦必

蝗蟲害穀其救也貫謫罰行寬大惠非民勞
功吏賜鰥寡稟不足案陳蕃上疏宮女多聚

不御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也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

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
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

請名山求獲荅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
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
其夢陟狀上聞天子謂三府請雨使者與郡
縣戶曹掾吏登出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
主以洪澤之福大尋
興雲即降甘雨也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

權縱肆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九年夏四月旱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
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
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
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
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
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土莽稱
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

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
群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
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
子遂被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群
山名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
鉤反封侯案順帝即位孝質短祚大將軍梁
冀貪樹䟽幼以爲已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
太尉李固以爲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

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翼建白太
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日幽斃
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樂鄉侯司徒
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
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
具車請爲諸君鼓隴胡案元嘉中涼列諸羌
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
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

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獲刈之也吏買馬君具
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隴
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
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閒河
閒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
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
皆謂爲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
食不與下共謂入室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

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
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
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臣昭曰志家此釋豈
未盡乎往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驗竟為靈
帝作此言一徒似存桓帝帝貴任群闡參委
機政左右前後莫匪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
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則廢黜身無嗣魁然單
獨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犢
後徵正膺斯數繼以班班無得以類焉車班
班入河閒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閒迎
靈帝也應劭釋此句云徵靈帝者輪班擁節入河閒也河閒姹女工
數錢一本作妖女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帝既立

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上慊慊
春黃梁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
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
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
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
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
辟豪賢及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
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

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太傅陳
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
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

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

通作案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群賢

也井者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

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囂太常許永尚書柳

分袁崧書曰柳分權豪尋穆史修修後亦為

之黨為范滂所奏者司隸唐珍等代作脣齒河內宰

川詣闕上書汝潁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

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博考黃門

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項者言群賢衆多也

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

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

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

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

但禁錮也後年饒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

曰史修左官
瑜進者也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
閒來合諧河閒來合諧案鮮犢亭屬饒陽河
閒縣也臣昭案郡國志饒陽本屬涼後屬安
平靈帝既河閒王曾孫謠言自是
有徵無侯明河
閒之縣為驗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
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閒來延延衆貌也是
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中中常
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閒已白拜儵泰山太
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
乃拔用其弟郃致仕司徒此為合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
萬騎上北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
獻帝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
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
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

英雄記曰京師謠
歌咸言河臘叢進
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臘案逆臣
董卓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
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
數十萬若烏臘蟲相隨橫取之矣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
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

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西

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

逃心摧傷董逃楊孚卓傳曰案董謂董卓也

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

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為已發大禁絕

之死者千數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

毀譽無驗競飾偽服以盛典制遠近翕然咸

名後生放聲者為時人有識者竊言舊曰世

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時人此天促

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大壞也

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

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

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

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

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

生者亦旋破亡獻帝初童謠曰燕南垂趙北

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

攻瓚瓚大敗繼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

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

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

堅城觀時坐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閒始欲衰至十

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列無破亂及

劉表為牧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
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
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
于寶搜神記曰是持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
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百餘日
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數
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
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平
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
頃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
九十七人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
無道害將及入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

陛下覺寤比求隱滯故狼災息

東觀書曰中山相朱遂到

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緣類符驗不虛
政失厥中狼災為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
悼思惟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吁望秩
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
監害加孕婦毒流未生感和致災其詳
思改救追復所失有不遵憲舉正以聞

靈帝建寧中群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嚙

人表崧書曰見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
見憲陵上齧衛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
則虎狼
食人

後漢書志第十三

張卓同胡大用李荆安校正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後漢書志第十四

劉昭注補

五行二

災火 羽蟲孽

草妖 羊禍

五行傳曰棄法律

鄭玄注尚書大傳逐功臣

鄭玄曰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喙主尚食七
星主衣裳張為食廚翼主天倡經曰帝曰臣
作朕股肱耳目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
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
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為大
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
殺太子鄭玄曰五行火生上天文以參繼東
秋傳曰夫千乘之主將廢以妾為妻鄭玄曰
正而位不正必殺正也

後漢書志第十四

后妃屬南宮其大星世主之則火不炎上鄭位女御在前妾為妻之象也
日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為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炎其上他變異皆屬沴春秋弓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生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也
殊心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鄭玄曰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厥
咎舒識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別賢不
鄭玄曰君臣不瞭則舒緩矣厥罰常燠鄭玄曰視曰火火失故
常燠厥極疾鄭玄曰長氣失時則有草妖鄭

日草視之物可見者莫衆於草時則有羸蟲之孽
鄭玄曰蚕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時則有羊禍
鄭玄曰羊畜之類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羸蟲劉歆傳以為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宮室儒說火以明為德而主禮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徵

遂反叛攻浮卒誅滅

今注曰建武六年十月

年正月戊子雷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帝

永平元年六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

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安殿延

及右掖門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

宮朱爵西關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

是時和帝幸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竇太

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是時和

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

明年會得陰后挾偽道事遂廢遷于桐宮以

憂死立鄧貴人為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

和皇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

殤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 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

火燒殺百五人六年河南郡縣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

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

中失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

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

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不
篤群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勝遂更
立清河王子是為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掩
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
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其後涼列叛羌為害
太甚涼列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崩
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元初四年二月壬
戌武庫火

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十萬以上

是時羌叛

大為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
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
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
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上
以讒言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後二年官車晏
駕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
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

古今注曰

年五月戊辰守宮失火燒宮藏財物盡四年河南郡縣失火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

古今注曰十二

月河南郡國火燒廡舍殺人太尉李固以為奢僭所致陵

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又上欲更

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

當郊大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

臣昭案楊厚傳是災

先

是爵號阿母宋娥為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

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翼當繼商爵以商生

在復更封翼為襄邑侯追號后母為開封君

皆過差非禮

古今注曰六年十二月雒陽酒市失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

家為火所燒

東觀書曰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古今注曰火或從室

屋間物中不知何從起數後四年宮車比三

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

殿火及左掖門先是梁太后兄翼挾姦枉以

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

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
署火二月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
門火先是毫后因賤人得幸號貴人爲后上
以后母宜爲長安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
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死
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
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庚陵園寢

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承
善闈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
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
殿皆火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
秋和歡殿後鈎省掖庭朔平署各火十一月
壬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火殺人
書曰是特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三
發又夜有訛言擊鼓驚陳蕃劉智茂上疏

諫曰古之火皆君弱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秋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水水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並言隕霜殺春秋晉執李緣行父木為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為已然異為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恩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

諫袁崧書曰是時宦豎專朝鉤黨事起上尋無嗣陳蕃竇武為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

綱紀中平四年辛酉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陳蕃諫云楚女悲而西宮災不御宮女怨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

太后宮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巳西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

門災南宮門中延及北闕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

雲臺之災自上起棖題數百同時並然若就

縣華鐙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興門尚書符

節蘭臺丈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

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傳曰君不

思道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慝變亂天常
七列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衆雖頗有
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尚未破壞役起負海杼
袖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
已復禮虐侈滋甚尺一兩布騶騎電激官非
其人政以賄成內嬖鴻都並受封爵京都為
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淫
何以舊典為故焚其臺門秘府也其後三年
靈帝暴崩續以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京都

為丘墟矣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
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何咎於
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
以明教誡也唯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
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
天火為災止人君者節宮室不知百姓空竭
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
謹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
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維登於鼎皆聞
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
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
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戒然今宮室之
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
其淑懿如周之制能省其餘此則祖乙之所
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
聞漢武帝時相梁災而起宮殿以厭之其義
云何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
章是營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

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桓梁災其後有江充巫
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
孔子曰災者倏類應行精殺相感以戒人君
是以聖主觀災責躬退以修德以消復之今
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
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
此有所立作蕙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
虔恭之德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
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曰高堂隆之言災其
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不同靈帝之時有
焉故載其言
廣災異以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

見殺臣昭案劉焉傳興平元年天火燒其城府輜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也

庚徵之恒燠漢書以冬溫應之中興以來亦

有冬溫而記不錄云

越記范蠡曰春燠而不

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令也秋暑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世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夢雪降冬不冰也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時

以爲嘉瓜或以爲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

外屬之象也是時閹皇后初立後閹后與外

親耿寶等共譖太子廢爲濟陰王更外迎濟

北王子犢立之草妖也古今注曰和帝末元

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爲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爲五枝皆青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栢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二尺所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

胡人狀頭目鬢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

臣昭曰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之占雖以證驗貌類胡人猶未辨了董卓之亂實擁胡兵惟泥之特充在尤甚遂窺開宮嬪剽害百姓鮮卑之徒踐籍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

自拔倒豎根在上臣昭曰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不以德進

貪愚是升清賢斯黜槐之倒植豈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

離狐縣界風俗通曰西及城皇陽武城郭路邊有草生其莖靡

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

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風俗通曰亦作人狀

操持兵弩萬萬備具非但彷彿類良熟然也近草妖也是歲黃巾

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將軍

領兵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

漢遂微弱自此始焉

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東衛之郊東郊太守

橋瑁負眾佔亂陵茂同盟忿嫉同類以殞厥命陳留濟陰迎助謂為離德棄好即我吏民

戮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入面

生鬢

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維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

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

臣昭曰桑重生

椹誠是木異必在濟民安知非瑞乎時蒼生

死敗周秦戮盡餓魂餒鬼不可勝言食此重椹大拯危命雖車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為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菽尤盛復是草妖邪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

南臺十月又集新豐時以為鳳凰或以為鳳

凰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

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

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

太尉楊震廢太子為濟陰王不愆之異也章

帝末號鳳凰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為

羽孽似鳳翱翔殿屋不察也

臣昭曰已論記之於敬傳

者以為其後章帝崩以為驗案宣帝明帝時

五色鳥群翔殿屋賈逵以為胡降徵也帝多
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
口爾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
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為瑞者
一為孽者四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為妖一
禮膺仁負智至則旱役之感也二曰發明鳥
喙大頸大翼大脰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
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
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
必昌銳月小頭大身細足脰若鱗葉身智戴
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
也鸞鸞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
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鸞鸞北方曰幽昌中央

曰鳳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已

氏時以為鳳凰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

枉上幸亳后皆羽孽時也臣昭案魏朗對策

宗正府朗說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于新城眾鳥

隨之時以為鳳凰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

門專權羽孽之時也眾鳥之性見非常班駁

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鳥者競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
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
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
日又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冗政而太后持疑
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
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
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
自相害至滅亡也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月郡
八縣鼠食稼張璠紀曰初
平元年三月獻帝初入未央宮翟雉飛入未
央宮獲之獻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

集魏郡衆鳥數十隨之魏志曰二十
三年季秋烏集鄴宮文昌殿後也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

說文曰肋
脅骨也

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

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

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後漢書卷第十四

林喬天不實之其外聚白若烟以是行
 新效只與冥車對珍精數身曰結太保率國
 為又曰惟定大吸半夜赤絲少其神樂太成
 味三半姓子良長說顯兩肉則半似
 三半者也其法與神書其昌如神也
 身則與果也其法與神書其昌如神也

後漢書志第十五

劉昭注補

五行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鄭玄注曰虛廢祭

祀鄭玄曰牽牛逆天時鄭玄曰月在星紀周

以為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

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讖連卜三正以

至失時是則水不潤下鄭玄曰君行此四者

其類也北宮於地為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用灌溉

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為不潤下
 其他變異謂水失其性而為災也太公六韜
 皆屬沴曰人主好
 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又曰聽之不聰
 水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也

後漢書志第十四

是謂不謀鄭玄曰君聽不聽則是不能謀其
謀必成當馬諡曰厥咎急鄭玄曰君臣不謀
上聰則下進其謀厥咎急則急矣易傳曰謀
罰絕理不云下也顯厥罰恒寒鄭玄曰聽曰
事有知不云謀也顯厥罰恒寒鄭玄曰聽曰
氣藏藏氣厥極貧故於人為貧時則有鼓
失故常寒厥極貧故於人為貧時則有鼓
妖鄭玄曰鼓時則有魚孽鄭玄曰魚蟲之生
時則有豸禍鄭玄曰豸畜之居閑時則有耳
病鄭玄曰聽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魚
孽劉歆傳以為介蟲之孽謂蝗屬也月令章
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
四年東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盛

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弘農都尉治折為水
所漂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
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
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
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災而志不
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摠杜
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
開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為倉平時
其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
史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咎致也
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
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
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
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康姓
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究又遷其餘於成周
舊地雜俗且夕拘錄所以挫其強御之力謁
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

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
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
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報因衰羸之痛
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
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
支百世之要也是皆以永享康寧之福無怵
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助也其被
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
之郡或懼死亡卒為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
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
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况草創兵長卒
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王食世侯
之意激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
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
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宮府元元少
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
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
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

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吉
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
百姓安居殆陛下相為蠹賊有小大勝負不
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任來懼思天下
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與沛國蕭人也剛猛
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
武郎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
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
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為災異
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
決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勅
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朔
災豈况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
言木絕水去上善其言後乘輿出宣列引在
前遲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疾行御者隨車
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
和鸞步則佩王動靜應天昔孝文時邊方有

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上統晉唐虞下
以文帝為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遷為河
堤謁者以病
兔卒於家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梁傳曰

高下有水京房易傳曰顛事有知誅罰絕理

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飢而

不損茲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遇有德茲謂狂

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

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

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

國邑隕霜殺穀春秋考異郵曰陰威臣逆是

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事及憲

諸弟皆貴顯並作威虓虛嘗所怨恨輒任客

殺之其後竇氏誅滅東觀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南山水流

出至東郊
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

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怨一

曰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竇太后崩後乃

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為列侯位特

進賞賜累千金

廣州先賢傳曰和帝時策問

林布衣養奮字叔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衆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六大水傷稼

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

太后專政

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水

長泛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

虺出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

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清

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

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沒民人

謝沈書曰死者以千

數識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

人專制擅權治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

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涌水為災

二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

骨應時樹兩歲乃豐

三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兩水

四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云三郡

五年大水臣昭案本紀郡國八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好

任殘賊殺戮不辜延是時鄧太后猶專政古

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臨水化為血京房占曰流水化為血其且起以日辰占與其色

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蕪於河以處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

信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

震廢皇太子臣昭案左雄傳順帝永建四年

永和元年夏維陽暴水殺千餘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

人物是時帝幼梁太后專政春秋漢舍孽曰九郡阿黨擠非

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儲對策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澹地動土涌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

枉殺故太尉李固杜喬三年八月京都大水

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

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

千萬戶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存里數懷容水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

率執法者利刑罰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

城泗水增長逆流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經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略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九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

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

物臣昭按本紀又南陽大水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

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

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

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

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為漢嗣即尊

位是為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

是時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崧書曰五月
山水大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袁崧書曰是
也河東水暴出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没人
物三年秋雒水出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

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按袁崧書曰
山陽梁沛彭城下

邳東海琅邪
則是七郡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入是時天

下大亂袁崧書曰曹操專政十

十八年六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
上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

止且袁崧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入袁崧

明年禪位庶徵之恒寒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

冰厚尺餘袁崧書曰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

道有位適罰無法又
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袁崧書曰
時帝流遷

失政養奮對策曰當
温而寒刑罰慘也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

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
為言合也以妾為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
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與參駟房
社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
凝而見成易識曰九雹者過由人君惡聞其
過抑賢不易內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
並當雨不雨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為司隸
故反雹下也

校尉刑誅深刻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

十二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吏民廬
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雨雹傷稼永平
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郡國十
八或雨雹蝗易緯曰夏雹者治道煩苛繇役

急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不救為兵強臣逆
謀蝗蟲傷穀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寬大無
誅罰則
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鷄子三

年雨雹大如鴈子傷稼劉向以為雹陰脅陽

也是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杆

及雞子殺六畜古今注曰樂安雹如杆殺人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

傷稼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

臣昭按尹敏傳是歲

河西大雨雹如斗安帝見孔季彥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毋后黨

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也三年雨雹大如鷄子

古今注曰順帝

永建三年郡國十二雨雹傷秋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鷄

子是時桓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七年五月

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驕恣專

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四年五月河東雨

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鷄子是時常侍黃

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

袁崧書曰雹殺

人前後兩雹此最爲大時天下潰亂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

是時皇子數不遂皆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

駕殤帝生百餘日立以爲君帝兄有疾封爲

平原王卒皆天無嗣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有石隕地四

臣昭案天文志末已載石隕未解此篇所以
重記石與雷隕候者九月雷未為異相帝亦
有此隕後不兼載於是為長古今注曰章帝
建初四年五月戊寅頴陰石從天墜大如鐵
鑽色黑始下
時聲如雷

安帝末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京房占
日天冬

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又曰雷以十一日起
黃鍾二月大聲八月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
不須冬刑致災蟄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温風
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率幼孤振不足議獄
刑賞謫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
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嶲雷

七年十月

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三年十月

辛亥汝南樂浪冬雷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

冬雷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

無所與太后既崩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閹顯

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

臣下

古今注白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

是梁太后聽兄翼枉殺李固杜喬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冬雷中平四年

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四年五

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

如牛响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

略吏民

于寶曰論語擿輔像曰山土崩川閉塞漂淪移山鼓哭閉衛夷庶桀合兵

王作時天下尚乱豪傑並爭曹操事二袁於

河北孫吳創基於江外劉表阻亂衆於襄陽

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祖為爪牙而祖

與孫氏為深讎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袁譚

於南皮十一年走袁尚於遼東十三年吳禽

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畧荊州遂劉備於當

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三雄者卒共

三分天下成帝王之業是所謂庶桀合兵王

作者也十六年劉備蜀與吳再爭荊州於

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荊州為劇故山鳴之

異作其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並薨

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邦人進賢人踈臣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魚之出於是為徵寧獨二主之妖也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蟲為

災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師郡國十九蝗旱草

木盡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二十九

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農蝗三十

年六月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國大蝗

中元元年三月郡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冬

十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承書曰永平

十五年蝗起泰山彌行兗豫謝沉書鍾離意

譏起北宮表云未數年豫章遭八年五月河

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

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

距連十餘年讖曰主失禮煩苛則五年夏九

州蝗京房占曰天生萬物百穀以給民用天

邪人朝無忠臣虫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虫

矣不救致其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

侯試明經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古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權作虐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過也

養奮對策曰佞邪以不正食祿饗所致謝沈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以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農經用不足殷歛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對曰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灾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

而吏酷酷則諫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苛之
所致也是時百官迂徙皆私上禮西園以為
府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歛之
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屈省別裁以
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
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廢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建安

二年五月蝗

後漢書志第十五 張 王 校正

